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

人部六十三 言志

言志一

原尚書曰詩言志　禮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樂亦至焉　增又儒行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　論語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曰懦夫有立志　原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增學記曰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劉向說苑曰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明詞林人物考曰永樂辛丑北京命太子監國楊士奇同蹇義輔導太子問詩法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除兇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後主皆不足道　又曰

永樂二年選進士曾棨等名翰林庶吉士入見諭之曰人須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如此未有不成者

言志二

原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又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

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

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搴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望埃塵連接促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二國釋患惟賜能之使夫二子從吾焉夫子曰辯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脩溝洫不越鑄兵刃為農器放牛羊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思千載

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懔然曰美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顔氏之子有焉　孝經鉤命決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　史記曰陳涉嘗與人傭耕輟耕於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　漢揚雄自叙曰雄為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凈無為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

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悦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

後漢書馬少游謂其從兄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叚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增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人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又馬援曰

男兒當戰死沙場以馬革裹尸還葬耳安能卧床上死兒女子手中耶　原又曰馮衍有大志不戚戚于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歴顯位懐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懐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于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傭書乃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

久事筆硯間乎後果立功封定遠侯　又曰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鬱鬱不得其意登山遠望歎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不然閒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增南史曰王融行過朱雀航閙人爭路乃搥車辟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騶　原張瑫

漢紀曰孔融拜大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賔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賔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增又曰趙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題曰大丈夫當雄飛無能雌伏　原吳書曰鄭泉性嗜酒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增晉書曰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謂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後拜

將軍封襄陽縣侯　原晉中興書曰畢卓為吏部郎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增南史曰宗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或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慢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勝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可之賜帛二十疋　梁書曰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昔我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

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鵞鴟叫平澤中逐麞數
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
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
貴人動轉不得行路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
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氣盡　陳書曰周文育少
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書之文育不省曰但知
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北史曰高昂龍準豹頸
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驅馳每言男兒當橫行天

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必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　隋書曰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為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蔕歕鼻療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三子曰阿奴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　又曰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舍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

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豈異人意也　唐書曰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殽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徧贈會者一日之内聲華溢都　又曰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又曰魏徵見帝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又曰來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覧家仲覧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洲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　又曰劉知幾撰劉氏

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後叚不承元王常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髙陽里曰居巢　又曰李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與篇隱帖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年二十讀漢馬

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勲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扶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後進扶風郡王　又曰柳渾字夷曠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又曰陸贄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　又曰

馬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弟輟策歎曰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以功拜司徒兼侍中　又曰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竒之　又曰黄碣閩人也初為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髙駢表為漳州刺史　宋史曰范仲淹雅以天下為已任其言

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又曰郭勸嘗謂諸子曰顔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紱任子爲齋郎足矣及再爲侍諫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　又曰包拯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塟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又曰范純仁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常曰

我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又曰黃度以人物為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　又曰黃夢鼎與賈似道不合累辭求去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　又曰紹聖中尹焞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禄養靖康初种師道薦名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又曰陸九淵讀

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又曰朱熹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我君乎　又曰李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　又曰陳亮詣闕上書孝宗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

以博一官乎　元史曰雅爾噶鼐父實喇濟蘇辟尚書省
死國事贈輔國上將軍雅爾噶鼐好學負氣父死時年十
七奮然投冠於地曰吾父死國難吾獨不能紓家難乎
又曰圖古勒與額森特穆爾布呼珠從許衡學帝一
日問其所學圖古勒與布呼珠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
又曰特們德爾復引拜珠參知政事張思明為左丞以
助思明為盡力忌任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害之左
右得其情乘間以告請備之住曰我祖宗為國元勳世

篤忠貞百有餘年今年少叨受寵命益以此耳入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讐我我求報之非特我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　又曰劉駰嘗愛諸葛孔明静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静脩　明藝苑巵言曰劉基與夏煜孫炎輩皆以豪俠詩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業五色雲起諸君謂慶雲擬賦詩劉飲大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英主出吾當輔之衆皆掩耳尋太祖下金陵劉建帷

幄之勲為上佐開茅土其言若契　明獻徵録曰朱榮
負竒氣年未二十膂力絶人初同父僑寓表伯葉氏家
葉間戲曰男子非士則農商以自立胡為託迹於人而
不思所以振厲榮曰人亦㸔奮有時大丈夫又安知他
日不為都督乎聞者甚壯其志無何朝廷下令四方舉
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郡以榮應詔擢為府軍衛驃
騎舍人實洪武九年丙辰也以功封武進伯　又曰王
珪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時為淮西廉訪司隷卒見官

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及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户上取和陽珪自廬州來歸遂從渡江克太平命珪仍為萬户積功陞左軍都督僉事　又曰方孝孺年十四侍父北遊齊魯閒觀周公孔子廟慨然歎曰使吾遊孔門顔閔縱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有輩豈讓之耶但世無孔子不得依歸耳

又曰練子寧與金幼孜友善嘗謂之曰子他日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　又曰太祖太宗時累詔郡縣徵遺

逸或推轂陳亮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潁吾投迹明時遊戲泉石吾志慊矣吾豈願仕哉遂掉頭不出作讀陳摶傳詩以見志　又曰梁泂衣不問故新必鮮潔完好居官出入騶從亦整飭如儀法曰吾不能齷齪自汙以取名　又曰謝復嘗從父太古翁游文廟問曰儼然而肖像者非聖賢歟夫非盡人之子歟翁奇之稍長授春秋於于竹坡即了大義已歎曰學以謀道滯心文義以干祿吾弗為也於是潛心經史以古人自期　又曰

呂秉彝舉進士銓部選為御史辭弗就復選為黄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智乎殆以親為重乎　又曰陸鈳號石樓六歲入家塾請于母曰讀書後幹得何等事業方為至極母甚喜　又曰鄭世威嘉靖己丑成進士會臺臣闕詔從諸進士推擇衆競趨之世威曰才脫章句遂躐司耳目毋論躁且虞曠也竟不往　又曰黄裳無以給業幾廢書從賈矣顧適市

而心賤之喟然太息曰丈夫竟賈人遊乎則益市書窮日夜讀不休　明詞林人物考曰王尚絅五歲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及為吏部郎中值尚書張綵阿逆瑾勢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諭綵甚銜之或謂尚絅曰固知不屑富貴如取禍何尚絅曰是有命焉非逢迎所能免　弇州史料曰楊繼盛七歲喪母臾於豎使飯牛牛肥逾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覩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

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虩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卒為名臣

言志三

原棄繻 擲版 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授軍繻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徒還遂棄繻而去後拜謁者持節出關關吏曰此前棄繻生也 後漢逢萌給事縣為亭長時尉過萌候迎拜謁既而擲版歎曰

大丈夫安能為役後遂之長安學焉

不奪 匹夫不可奪志

無時 漢趙岐字邠卿嘗病戒兄子曰我死爾乃置一圓石於墓刻之云漢有人姓趙名岐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疾瘳仕至太僕岐本名嘉

增請纓 **運甓** 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內比諸侯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晉陶侃為刺史在州無事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悠恐不堪事

棄觚 **割席** 漢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 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磨鐵硯 **擊唾壺** 石晉桑維翰初舉不利或勸改業維翰鑄鐵硯示人曰硯穿則易他業卒以進士及第 晉王敦字處仲每酒

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歌闋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建豹尾 垂汗青 晉王舍謂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復歸夫遂行 宋趙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

三自反 五不欺 上見孟子 明華察嘗言吾有五不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

未必死 寧餓死 宋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學於程頤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 陳禾初童貫黃經臣表裏為奸諭監信州酒稅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得政禾不欲出黼門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

原隱以求志 言以足志 隱居以求其志 言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

焉知鴻鵠 下從斗筲 上詳言志

二

漢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林宗曰大丈夫安能下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彥宗學

澄清之志 後漢以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卿相之盟 戰國吴起出衛郭門與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也後果如其言

增聞雞起舞 晉劉琨與祖逖同寢夜半聞雞聲逖蹴琨曰非惡聲也因起舞

破浪乘風 晉宗慤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晝觀妻子 夜卜夢寢 宋沈煥人品高明嘗曰晝觀妻子夜卜夢寢兩者無媿始可以言學

原宰天下之志 漢陳平少時為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謂陳孺子曰善為宰平曰使平宰天下亦如之後漢用其策遂定天下

埽天下之心 後漢陳蕃字仲舉室有穢不除薛勤曰孺子何不埽灑荅曰大丈夫當埽天下安能事一室

乎勤大奇之

增正色責志完　拂衣謝侂胄

宋田晝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厲元符中浩為諫官晝監京城門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所當為者未止此也　韓侂胄聞王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諧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昔敎劉歆柳宗元為萬世笑哉陛對畢拂衣出門

原過橋而題果乘駟馬入關而歎終擁使車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北有昇仙橋相如往長安乃題橋柱曰丈夫不乘駟馬不復過此遷中郎果如志　郭丹字少卿入關而歎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門後奉使南陽果乘高車

增茅屋石田為生大拙　鴟夷馬革自許同心

明劉氏鴻

書曰武宗時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司郎中黃鞏以母喪服除或厄其行鞏題其書屋云云步武

有人當道可驄桓典焉　惜陰自我及時須著祖生鞭明獻徵錄戴鄧元錫生而穎特五齡就塾師黃君學試以騈偶隨應云云

言志四

原大志遠略　砥礪名節　希顏之志　慕藺之誠

四方之志左傳姜氏謂晉公子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　增千里之志志在千里

獨行不媿影　獨寢不媿衾宋蔡元定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媿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

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宋常安民與安惇為同僚惇嘗偕謁

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惇曰吾心寔惡之始面交耳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遲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富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第恐累陰德耳

以直行己以正立朝 宋張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言志五 上

原詩後漢傅毅廸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於殷國貳迹阿衡克光其則咨予小子纖陋靡逮懼我世烈於茲以墜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尠茲暇日　增仲長統述志詩曰飛

烏遺迹蟬蛻亡殼螣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
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
飱九陽代燭恒星艶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
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酈炎見志詩曰靈芝生河洲動
揺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文質道所貴遭時
用有嘉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乗龍驥不逢樂
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原魏曹植矯志詩曰
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

金不逮大朝舉士愚不聞焉抱璧塗乞無為貴寶履仁
遘禍無為貴道鵷雛遠害不羞卑棲靈虯避難不恥汙
泥都燕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
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賢主雖智亦待英雄螳
蜋見歎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偽
知賢覆之幬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為禁
闥舌為發機門機之開楛矢不追　又言志詩曰慶雲
未時興雲龍潛作魚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居　阮籍

詠懷詩曰天地煙熅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赫帝朝伊衡作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優哉游哉爰居爰處　又曰清風肅肅脩夜漫漫歗歌傷懷獨寐寤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遣萬慮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傍夕瘞橫術隅歌笑不終宴俯仰復欷歔鑒玆二三者憤懣從此舒　又曰幽蘭不可佩朱草為誰榮脩竹隱山陰

射干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頹林中翩翩雲路側蟋蟀吟户牖蟪蛄鳴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脩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日一夕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情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又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翮臨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託

身青雲中網羅不能制豈與鄉曲士㩦手共言誓　又曰鸞鳩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不若棲樹枝下集蓬蒿間上遊園圃籬但爾亦自足用子為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顦顇堂上生荊杞　又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　又曰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

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黄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又曰步出城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顔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一時千秋百歳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緑水揚洪波曠

野漭茫茫　又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途將安歸　又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沉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　又曰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增又阮籍詠懷詩曰若華耀西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

天塗明暗不相讐窮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陰陽有變化誰云沈不浮朱鱉躍飛泉夜飛過吳洲俯仰運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豈若遺耳目升遐去殷憂　嵇康述志詩曰潛龍有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肯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寗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

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冲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為　何晏言志詩曰雙鶴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遥於志意何為怵惕驚　原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脩慧暉光日新　傅休奕雜詩曰閒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遠景招不

來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為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黄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曰東鄰有一樹三紀栽可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竦隟禽不為巢短翮莫肯任　又曰忽有一飛鳥五色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摇羽翼百鳥互相和　張協詩曰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别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罇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增釋支遁述懷詩曰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元逡巡釋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元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增靈薪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閑膏腴無爽味婉孌非雅弦愜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史宗詠懷詩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足清虛者帶索被元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棲志老山邱

原宋謝靈運憶山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絶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為歸慮𣂏

又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謝惠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踐閨中房櫳引傾月步檐結春風　鮑昭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覩君子論豫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晩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珮襲犀渠卷帙奉盧弓始願

力不及安知命所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去國懷
丘園入遠滯城闕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風草不留
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暮懷感傷中
夕弄清琴戾戾曙風急團團明月陰愁雲出北山宿鳥
驚東林誰謂人道曠憂慨自相尋寧知霜雪後獨見竹
柏心　又曰十五學詩書顏華常美好不逐世間人鬬
雞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玉不為寶一旦鶗鴂鳴嚴霜
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

蟋蟀吟桑梓零落被百草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
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驅馬清河涘寒暑更進退金石
有終始光色俯仰間英豔難久恃　增又擬嵇中散康
言志詩曰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
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
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
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真
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柳

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原

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救東秦黄龍暗迢遞

清泥寒苦辛野戰劒鋒盡攻城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

持贈主人　又曰元淑勢位畢長卿宦情寡二頃且營

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上掛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

未得忘言者　增陳張君祖詠懷詩曰運形不標異澄

懷恬無欲座可栖王侯門可廻金轂風來詠逾清鱗萃

淵不濁斯乃元中子所以矯逸足何必翫幽閑青衿表

離俗百齡苟未遐昨辰亦非促曦騰望舒映晷今迭相燭一世皆逆旅安悼電往速區區雖非黨兼忘混礫玉恪神罔叢穢要在夷心曲　原周庾信詠懷詩曰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貞氣昏昏有俗心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又曰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雖未清一代人先改昔日東陵侯唯見瓜園在　又曰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

言珠可吐寧知炭欲吞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
劉孺子悽愴史王孫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又曰
周王逢鄭忿楚后值秦寃梯衝已鶴列冀馬忽雲屯武
安檐瓦振昆陽猛獸奔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古獄
饒寃氣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　又曰
蕭條亭障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黄河秋
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增
又擬詠懷詩曰惟忠且惟孝為子復為臣一朝人事盡

身名不足親吳起常辭魏韓非遂入秦壯情已消歇雄圖不復申移住華陰下終為關外人　原北齊顔之推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二十彈冠仕楚王賜顔色出入章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讌或侍朝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緑芷歌舞未終曲風塵闇天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狐兎穴宗廟霜露霑朝市璧入邯鄲宮劒去襄城水不獲殉陵墓獨生良足恥憫思舊都惻惻懐君子白髪窺明鏡憂傷没余齒　又

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産南荆隋侯耀我色卞氏飛吾聲已加明稱物復飾夜光名驪龍旦夕駭白虹朝暮生華彩燭兼乘價值距連城常悲黄雀起毎畏靈蛟迎千仞安可舍一毀難復營昔為時所重今為時所輕願與濁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真川岳下抱潤潛其榮　增唐魏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横計不就慷慨志猶存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

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崔日知冬日述懷奉呈韋祭酒張左丞蘭臺名賢詩曰弱齡好經籍披卷即怡然覃精四十載馳騁數千言孔壁采遺篆一作帙 周韋考絶編袁公論劒術孫子叙兵篇魯史君臣道姬書日月懸從師改炎燠負笈遍山川上異西河夏中非北海玄光榮拾青紫名價接通賢既重萬鍾樂寧思二頃田長戟同分虎高冠互附蟬晚懍

重虛曠養志息雕鐫登高懋思拙匠物謝情妍不慕張平子寧希一作思王仲宣誰謂登龍日翻成刻鵠年循循勞善誘軋軋思微牵琢磨才既竭鑽仰徳彌堅朽木誠為諭捫心徒自憐終朝吞鳥夢振翼上雲煙賦成先擲地詞高直揆天更執摳衣禮仍開函丈筵霧披槐市藹水静辟池圜顧逐從風葉飛舞翰林前　張九齡叙懐詩曰弱歲讀書史抗迹追古人被褐有懐玉佩印從負薪志合豈兄弟道行無賤貧孤根亦何賴感激此為鄰

李白書懐贈南陵常贊府詩曰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為君前致詞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毒草殺漢馬張兵奪秦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

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未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因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　杜甫寫懷詩曰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忍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

仰俱簫瑟終契如往還得非合仙術　獨孤及丙戌歲正月出洛陽書懷詩曰往歲衣褐見受服金馬門擬將忠與貞求酬主人恩天地蹩雷雨洪波生平原窮鱗遂蹭蹬夙昔事罕存幸逢帝出震授鉞清東藩白日忽再中萬方咸駿奔王風從西來春光滿乾坤蟄蟲競飛動余亦辭籠樊遭遇思自强寵辱安足言唯將四方志回首謝故園　元稹紀懷贈李六戸曹崔二十功曹五十韻詩曰昔冠諸生首初因三道徵公卿碧雞會名姓白

麻稱日月光遥射煙霄志漸弘榮班張錦繡諫路賤殘
藤便欲呈肝胆何言犯股肱椎埋衝斗劍清徹瑩壺冰
赤縣纔分務青驄已迴乗因騎度海鶻擬殺蔽天鵰縛
虎聲空壯連鰲力未勝風飄波竟蹙山壓勢如崩僇辱
徒相困蒼黄性不能酣歌離峴頂負氣入江陵華表當
蟾魄高樓掛玉繩角聲悲棹蕩城影暗稜層軍幕威容
盛官曹禮數兢心雖出雲鶴身尚觸籠鷹竦足良甘分
排衙苦未曾通名參將校抵掌見親朋喣沫求涓滴滄

波怯斗升荒居鄰鬼魅羸馬步殑殑白草堂簷短黄梅
雨氣蒸霑黏經汗席颭閃盡油燈夜怯餐膚蚋朝煩拂
面蠅過從愁厭賤專靜畏猜仍旅寓誰堪託官聯自可
憑甲科崔並驁柱史李齊昇共展排空翼俱遭激遠矰
他鄉元易感同病轉相矜投分多然諾忘言少愛憎誓
將探肺腑恥更辨淄澠會宿形骸達論交意氣增一心
吞渤澥戮力拔嵩恒語到磨圭角疑消破弩瘕吹噓期
指掌患難許擔簦鎩翮鸞棲棘藏鋒箭在弸雪中方賭

桂木上莫施罾且汎夤沿水兼過被病僧有時鞭欵叚
盡日醉儚僜躡屐看秧稻猷船和採菱乂魚江火合喚
客谷神應嘯傲雖開口幽憂復滿膺望雲鰭撥刺透匣
色騰凌每想潢池冦猶稽赤族懲夔龍勞算畫貔虎帶
戚棱逐鳥忠潛奮懸旌意遠凝彀弓思徹札絆驥悶牽
絙運甓調辛苦閑雞屢寢興閑隨人兀兀夢聽鼓鼙鼙
班筆行看擲黃波莫漫澄麒麟高閣上須及壯時登
李商隱詠懷寄祕閣舊僚二十四韻詩曰年鬢日堪悲

衡茅益自嗤懸頭曾苦學折臂反成醫僕御嫌夫懦孩童笑叔癡小男方嗜栗幼女漫憂葵遇炙誰先啖逢虀即便吹官銜同畫餅面貌乏凝脂典籍將蠡測文章若管窺圖形䶕類狗入夢肯非羆自哂成書簏終當咒酒巵懶霑襟上血羞鑷鏡中絲槖籥言方喻樗蒲齒詎知事神徒惕慮佞佛愧虛辭曲藝垂麟角浮名狀虎皮乘軒寧見寵巢幕更逢危禮俗拘嵇喜侯王忻戴逵途窮方結舌靜勝但搘頤糲食空彈鋏亨衢詎置錐柏臺成

口號芸閣暫肩隨悔逐遷鶯伴誰觀擇虱時𤇆閒眠太
率牀下隱何卑奮迹登弘閣推心對董帷校讐如有暇
松竹一相思　馬戴失意書懷呈知己詩曰直道何由
啓聖君非才誰敢議論文心存黄籙兼丹訣家憶青山
與白雲麇鹿幽棲閑可近鵷鸞高舉勢宜分微生不學
劉琨輩剱刃相交擬立勲　崔塗言懷詩曰干時雖若
鄭趨世且無機及覺知音少翻疑所業非青雲如不到
白首亦難歸所以滄江上年年别釣磯　宋寇準秋夜

獨坐勉友詩曰西風驚萬木危坐思悠哉故國今年別秋鴻半夜來人應多棄善天豈不憐才休學嚴夫子荒涼老釣臺　魏野書友人屋壁詩曰達人輕祿位居處傍林泉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閒惟歌聖代老不恨流年静想閑來者還應我最偏　王禹偁酬种放徵君詩曰男兒既束髮出處路岐各茍非秉陶鈞即去持矛槊致主比唐虞安邊如衛霍不爾為逸人深居反吾樸胡然自碌碌名節亦銷鑠　又謫居感事詩曰孤寒明

主信清直上天知消息還依道生涯只在詩　又遣興詩曰百年身世片時間况是多愁鬢蚤班貧有琴書聊自樂貴無功業未如閑波平南浦堪垂釣日滿東窻尚掩關秪為慈親憶歸去商山不隱隱何山　韓琦後園閑步詩曰池圃足髙趣公餘事少關幽禽聲自樂流水意長閑近竹花終俗過欄草費芟心休誰似我官府有青山　蘇舜欽離京後作詩曰春風柰别何一棹逐驚波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髪多脫身離網罟含笑入煙蘿

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　張詠幽居詩曰落花時節掩關初請絶江城舊酒徒滿屋煙霞春睡足一谿風雨夜燈孤易中有象無消息身外無求免歎吁多謝巖僧頻見訪欲迴流水又踟蹰　梅堯臣閒居詩曰讀易忘飢倦東窻盡日開庭花昏自斂野蝶晝還來謾數過籬筍遥窺隔葉梅惟愁車馬入門外起塵埃　歐陽修書懐詩曰齒牙零落鬢毛踈潁水多年已結廬解組便為閒處士新花莫笑病尚書青山仕至千鍾禄白首歸乘

一鹿車況有西鄰隱君子輕蓑短笠伴犁鉏　林逋湖山小隱詩曰衡門臨晩島環堵背寒岡片月通蘺徑幽雲在石牀客遊抛鄠杜漁事擬滄浪管樂非吾尚昂頭肯自方　孔平仲和朱君況卜居詩曰吾身當老此園中世路崎嶇幾萬重且飽稻粱隨雁鶩盡將雲雨付蛟龍求賢有志終須得招隱何人肯見從且為莆田米處士比鄰先種七株松　王安石寄曽子固詩曰斗粟猶慙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

田豈為名高論幾為衰俗靡壯懐難值故人傾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陳師道次屬沈東老詩曰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青山出指論奇事白髮挑燈寫細書　又絶句曰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懐百歲幾回開

又和沈世卿推官見寄詩曰倦看世態久低徊且置窮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閒處著暫容雙眼醉時開為呼阿武扶頭起擬與山公倒載回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

擬白衣來　黄庭堅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曰
少日心期轉繆悠蛾眉見妬且障羞但令有婦如康子
安用生兒似仲謀横笛牛羊歸晩徑卷簾瓜芋熟西疇
功名可致猶回首何況功名不可求　蘇軾和人見贈
詩曰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
流起衰鬢從交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竈婦洗
盆瓶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又和歸田
園居詩曰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

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茆三間我飽一飯足蕨薇補食前門生餽新米救我厨無煙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何必爾聊樂我所然

鄭俠次韻知郡登高言懐詩曰莫向天涯說故鄉人身不似雁隨陽黄花滿手空佳節千里有懐如寸腸為許功名酬聖代不須愁緒付瑶觴男兒不是閨中物生則桑弧射四方

王令雜詩曰方春不種蘭終歲無自佩

良田弗加芟徒稗亦無歳空令雨露恩日夕被蒿艾安
坐飢怨天此理果誰在　又書懐寄黄任道湍子權詩
曰伊余有遐致久此困俗械嘗思擺絶去自放出世外
髙懐樂天寛逺目仵人礙有田足晨昏有圃具葅菜父
母不待養妻子固易頼世孰得丘山亦孰失蔕芥人自
能輕重吾將守所愛六經老誠明萬古孰成敗得時為
醯鹽滋味和鼎鼐失猶有萬世令名自沽賣自視久已
明浚不俟謀蔡寄詩侑子觴期子和而再　張耒有感

詩曰南風霏霏麥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邊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工供爾良獨難　又夏日雜感詩曰我本與世踈少慵老成頑何為不引去坎軻行所難　韓駒元符戊寅與無斁弟卜居縣城東述情詩曰四海一居何處卜北窓祇取見家山要無名利來心曲便有園林出世間拙宦莫興三黜歎老歸未厭百年閑先君餘慶期之子吾駕如今不可還　秦觀春日雜

興詩曰潭潭故邑井徛徛上宫蕭不食自清渫莫服更
幽閟志士恥弱植卷迹甘飢寒佳辰追良覿觸物懸悲
端川途眇回遠經歲曠音翰豈不慕裘馬詭得非所安
蟬冕多怵廹纓樞尠憂患枉尋竟何補方枘誠獨難
又海康書事詩曰培塿無松柏駕言出焉遊讀書與意
會却埽可忘憂尺蠖以時詘其信亦非求得歸良不惡
未歸且淹留　沈與求秋日閑居詩曰茅屋秋風斗破
除蕭騷渾似浣溪居青山侍坐從吾好黄帽籠頭與俗

踈賴有園官能送菜可無溪友解留魚從今輒莫慚枵腹一飽須煩插架書　陳與義寄若拙弟兼呈二家叔詩曰退之送窮窮不去樂天待富富不來政須青山映墨髮顧著皂蓋爭黃埃何如父子共一壑龐家活計良不惡阿奴況自不碌碌白鷗之盟可同諾　又述懷呈十七家叔詩曰兒時學道逃悲歡只今未免有飢寒浮生萬事蟻旋磨冷官十年魚上竿君不見古人有待良不多利名溺人甚風波垂露成幃仲長統明月為燭張

志和　又散髮詩曰百年如寄亦何為散髮清狂未足
非南澗題詩風滿面東橋行藥露霑衣松花照夏山無
暑桂樹留人吾豈歸藜杖不當軒菴用穩扶居士莫相
違　李覯寄懷詩曰根生但為松翼飛但為鳳王侯尚
可輕道義本來重　王炎答黃一翁詩曰知余頗清苦
應物未圓熟遊宦不能巧俯首立矮屋鍛鍊知精金祁
寒見松竹自立不堅定庸行徒聖讀誰謂漆園髙俯首
欲丐粟窮作扣角歌老厭淄川牧古道寢斷喪時人方

逐逐有田南山南可辦一盂粥請賡歸去來世路早收足　唐庚直舍書懷詩曰寸枉非吾志休論尺與尋黄披終日卷青對十年衿　張元幹漫興詩曰老荅書題孏貧營口腹忙未能忘壯志遽肯變剛腸晷短催寒急燈明伴漏長牀頭褚衾在不怕滿簷霜　葉夢得庚午正月七日自詠詩曰余性寡所諧平生惟自得談名頸深縮論利面作赤文不貴雕蟲詩尤惡鉤摘粗豪真所畏機巧非予匹所以常閉門千載求知識黄卷有可人

為之忘寢食亦復愛山水策杖無與適看雲獨忘歸聽泉常永日内樂萬事休中虚衆妙入欲以語斯人此事吾無力道喪亦久矣無言三歎息　又會稽旅舍言懷詩曰北山之北寄柴扉茅屋參差倚翠微老罷那知還作客春來無柰苦思歸淹留恐復荒三逕潦倒寧堪亳六飛乘雁雙鳧成底事不應容易裂荷衣　又和白樂天寫懷仍效其體詩曰莫把蓍龜更問天向來心事已蕭然塵中惝怳常如失夢裏呻吟半不眠三徑松筠終

問舍五湖煙水不須錢艾耆相去能多少早擬懸車十五年　朱熹述懐詩曰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懐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撫己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又卜居詩曰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邨墟迥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茅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樸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

南山顛結盧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歡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陸游西郊醉歸詩曰俠氣崢嶸蓋九州一生常恥為身謀酒寧剩欠尋常債劒不虛施細碎讎歧路凋零白羽箭風霜破弊黑貂裘陽狂自是英豪事邨市歸來醉跨牛 又自述詩曰早畏危機避巧丸長安未到意先闌心如老馬雖知路身似鳴蛙不屬官閒駕柴車無近遠旋沽邨酒

半甜酸羣兒何足勞情恕胸次從初抵海寛　陳傅良月夜書懐詩曰道德吾何敢功名代有人倉黄恒畏咎班白總憂貧細字書全廢深杯酒勿親静言空自愛萬古亦泯泯　楊萬里雲臥菴詩曰十年兩袖軟紅塵歸濯滄浪且幅巾不是白雲留我住我留雲住卧閑身薛季宣鄉思詩曰達仕祖千石虚名酒五經豈能千日醉未勝九年耕識取杯中趣知從袋裏盛讀書無一事官宦汨平生　樓鑰酒邊戲作詩曰未年六十已言歸

七十重來自覺癡未報君恩歸未許尊前羞聽摸魚兒

劉克莊野性詩曰野性無羈束人間毀譽輕客言詩惹謗妻諫酒傷生窓納鄰峯碧瓢分遠澗清近來猶少睡打坐到鐘聲　又示兒詩曰瓜芋邨邊一畝宮閉門不復問窮通生羞奏技伶人裏死怕標名狎客中講學有誰明太極吟詩無路和薰風身今老矣空追悔但祝吾兒勿似翁　又示同志詩曰滿身秋月滿襟風敢歎栖遲一壑中除目解令丹竈壞詔書能使草堂空豈無

高士招難出曾有先賢隱不終説與同袍二三子下山未可太匆匆　劉宰得軒即事詩曰上印還家不計年水光彌望木參天緑雲洞裏開書幌紅錦波心漾酒船

王阮和貧士詩曰吾聞戴安道不對王侯琴當時豈不能低眉求賞音一曲朝得聞千金夕得尋舍之不肯顧輕重得所斟小人一時快君子百世欽貧士緊此辨士乎當正心　戴復古感遇詩曰采薇人固高飲露蟬遂清謀兹一粒粟舉世共營營營營亦多塗中有虧與

盈陋巷一簞食朱門九鼎烹窮達各有命緊誰主權衡吾生未可必秋風白髮生　鄭震歸去詩曰歸去豈不好平田帶淺林春猿鳴雪澗晴日轉雲岑世久無鳴犢時當學展禽吾生今老矣梁甫豈能吟　文天祥渉世詩曰渉世如溪谷只宜在淺處一生如一日未暮早歸去君不見偉哉男子韓淮陰徃徃正坐渉世深功成身退豈不好當時何事歸不早人生少年須立事生我不應負天地了却君王事便休去時莫待雨淋頭　林景

熙述懷次柴主簿詩曰獨閉柴門木石親詩筒剝啄不妨頻青燈風雨多離夢白髮江湖少故人謾讀楚騷招太乙誰聽郢曲和陽春書香劒氣俱寥落虛老乾坤父母身　真山民幽興詩曰不賦千鍾賦一簞天公有意養癡頑書猶能看未曾老詩亦莫吟方是閑寬著庭除貪貯月少栽竹樹要觀山空階兩日無行迹又上苔花幾點斑　元虞集八月八日有感題視草堂壁曰載筆趨雲閣探囊索緼袍坐銷秋日淨心折夜風高識字頭

先白謀生計轉勞文園多病渴常想賜蒲萄　薩都拉無題詩曰為客三年海上洲故鄉何處瘴雲稠數千里外蠻人域十八灘頭過客舟時有山禽呼姓字或從烏鬼作朋儔故人珂珮周旋處紫殿清風十二樓　貢奎即事詩曰藹藹羣樹林孤雲莫來歸紛紛飛鳥倦斂翮相因依臨軒方獨坐凉颸吹我衣物理固有常悠然悟其機山中何者樂躬耕自無飢百年事未晚寧勞歌昨非歸歟友田父一尊聊可揮　又集雲從山詩曰適意

豈不樂營營竟何為虛談非世具勿遣俗士知素衷慕幽蹈終焉謝塵羈　郭奎紀夢詩曰忽忽頹芳年搖搖寄行役寢興勞形神鬢髮玄已白驚風響庭樹憂思日常積夢魂清夜歸髣髴舊鄉邑青松在園田桑柘蔭廬室飛鳥雲際還牛羊下來夕澄湖淡微波秋山有佳色雞犬雜比鄰墟煙藹阡陌怡怡兄弟情凄凄丘隴側伐木逢行歌僕夫候馬立臨流濯長纓桂冠坐磐石似慰平生歡覺來異疇昔百年如轉蓬萬物仍遺跡天命良

在兹勿復云得失　周權幽居詩曰索居簡人事與世意空投柴荆已就理歲功念西疇落落雞犬墟隱隱漁樵洲𢿙傲一壺祿聊復寫我憂及辰過沖貫獨策還經丘向夕山景霽延矚明川流白雲息空谷歸鳥鳴林幽人生亦委化汲汲將焉求　又山中雲詩曰空山有白雲雅與高人約卷舒本何心乃似悦遐矚色幽澹山翠意遠度溪緑日莫久徘徊前邨雨應落　傅與礪雜詩曰夭夭園中桃鬱鬱松上枝春陽發新榮貞脆誰能知

一朝繁霜墮百卉各已萎青青乃自保不為時所移向非戹歲寒何以別奇姿　揭傒斯寄題馮掾東皋園亭詩曰理達自知簡情忘可避喧庶云保貞和歲莫委周旋　又雜詩曰青青孤生松高出浮雲中下有嘉樹林上有萬里風俯視原上草秀色何丰茸自顧豈不高獨立難為容常恐本根蠹委此蒿與蓬　何中松野即事曰山窻一叢蕙脩葉吐紫莛或云斷續花我亦豈敢疑楚澤多芳草真偽奚難知浮俗尊虛名君子傷令姿博

觀貴自得清芬良在茲　又病中感懷詩曰多病他鄉
外孤懷始覺愁山園雙鷺曉門閉一蟬秋遇合馮生鋏
勲名季子裘悠悠耦耕者端暇為人謀　許謙採藥詩
曰亭亭北山松宿靄蔭深碧蒼根走虬龍巨幹盤鐵石
平生棟梁具不受霜雪厄免絲得所附褭褭掛千尺流
脂入九地千歲化琥珀我欲掇其英俯仰費搜摘紅爐
轉丹砂石髓變金液但恐茫昧間圖驥不可索意長時
苦促雙鬢日夜白刀圭或可試習習在兩腋蓬萊三萬

里詎謂弱水隔他時來山中故老應不識　楊奐未歸詩曰渭水遥通洛函關近隔秦百年垂老日千里未歸身夢寐嬿為客妻孥不諱貧一官無可戀花氣五陵春　倪瓚池蓮詠曰廻翔波間風的歷葉上露清池結素彩華月映微步雲陰花房歛雨歇芳氣度欲去拾明璫踟躕惜遲莫　劉永之楊弘中藥室詩曰秉志慕沖澹息迹在丘園閟庭徧芳草高窓見遠山禾苓陟松逕煮朮散榆煙董生垂帷蹋嵇子有遺編神宇謝氛濁天倪

諒斯全惟當振麈服與子共清言　黃滔秋懷詩曰風雨仍搖落江山且滯留懶從生事拙閑惜壯心休弱蔓縈欹石空槎臥泝流興懐到微物世故劇悠悠　成廷珪欲卜居海上未有定止先作寄紫步劉子彬詩曰滿目風塵祇自憐輕裝已辦有行纏也知避亂依城郭更欲移家傍渚田紫步於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桃源只在人間世還許漁郎放釣船　戴良和淵明飲酒詩曰我如北塞駒困此東南道有力不獲騁長鳴至於

老苒苒陰陽移萬物遞榮槁既無騰化術此身豈長好一朝委運往恐遂失吾寳何當擕麴生縱浪遊八表

又田居詩曰我生非匏瓜於世可無食躬耕實所慕戮力歸稼穡當春土脉動農事滿阡陌晨興負耒去日入弗遑息我苗今已長我耕有餘隙斗酒勞近鄰隻雞餉過客人生但如是亦足慰平昔此意誰復知千載惟沮溺

又荅李寧之詩曰涸鱗思赴海倦翮念歸山何如遠遊客歲久不知還

又除夜客中詩曰已就長途往

堪憐莫景斜一年惟此夜千里客誰家戀闕心空赤憂時髮已華此身如可乞只合老煙霞　黃鎮成題紫雲山居詩曰樹老秋仍露山空晚更蟬雨添春藥水雲濕種瓜田對榻僧長坐聞鐘客未眠自應麋鹿性疎散愛林泉　徐天倪擬古詩曰娉婷閨中女天質知自愛空懷蘋藻心日月苦行邁蹇脩意良勤遲遲如有待未嫁庸何傷失良將重悔　明劉基感懷詩曰我有綠綺琴其材出空桑金徽映玉軫音韻鏘琳瑯上絃感薰風下

紱來鳳凰世耳不欲聞子期今則亡顧持獻重華路阻川無梁 孫一元卜居詩曰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嬾雙口累為魚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結鄰 又幽居詩曰自得窮通理幽居不誤身清流梳石髮逺霧著山巾竹上僧留偈庭前鶴近人科頭終日坐吾亦愛吾真 章表九月晦日感懐詩曰長歗拂吳鉤南圖惜壯遊乾坤同逆旅風雨忽窮秋牢落莊

周劒飄飄范蠡舟行藏吾敢必天意信悠悠　高叔嗣再調考功詩曰引疾三上書徼願不克諧從官復在玆心迹一何乖軒裳日待旦閶闔凌雲排入屬金馬籍出與羣龍偕積賤詎有基履榮誠無階但惜平生節逾久浸洗埋既妨來者途誰明去矣懐鳥迷思故林水落存舊涯惟當尋素業歸臥守荆柴　王世貞早起書懐詩曰晨雞四鳴號天地猶未白仰觀衆星低歷歷如可摘遹來浩無端數往已爲迹言念乘軺始徂歲三代易謬

以理解資而當覼縷役何悟繭絲辰眉此保障責桑計非所工商刑焉能擇稍清萑苻澤未媿萊蕪室蒿目中竟乖蓬心逖安適久且類瓠藩猶豫托雞肋疇當憐畏途為我一察識　梁有磬詠懷詩曰明月鑒重幃凉風吹綺疏佳人揚清謳顧影傷離居昔别黄鶴鳴倏忽秋蘭舒繁華不再至歡樂寧清餘迢迢牽牛星萬古恒不渝所思杳天末日夕增煩吁秦女善鳴箏趙女亦吹竽箏竽豈不哀不如琴瑟娱織縑常苦遲織素常苦劬嗟

哉織作勤淚下霑羅襦　吳國倫述志詩曰皇矣太初

闢清濁開鴻濛人生貴且靈受此天地中四序若鱗次

陳迹邈易窮豈伊一抔土掩此七尺躬没世名不稱宣

尼志所恫寸陰逝足惜禹德彌以崇抗志慕先民謇予

亶不聰大猷廣且穆惟彼能者從努力戒前路艱哉一

簣功庶幾耿耿微可以令厥終　又曰黄鵠臨當飛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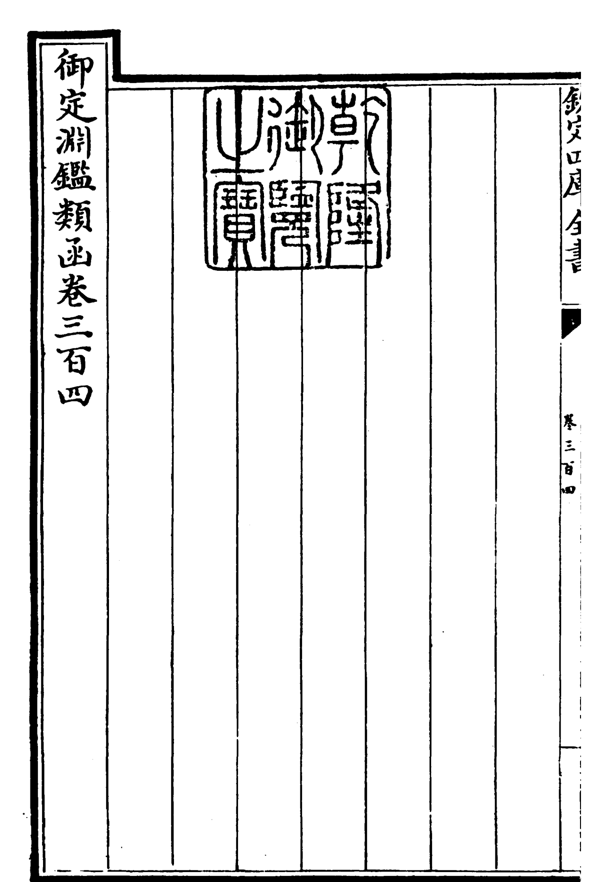
徊視其翮一舉横四海須臾萬里隔烏鳶集林莽俯啄

仰相嚇營營濁世儒所志在干澤處膏但自潤何辭服

轅軛美哉寥廓士遠遊無遺迹一羽輕侯封九鼎重人國遇合鮮常期飄飄從所適　盧柟雜詩曰高樓有佳婦窈窕青雲端左蔭綠桂枝右紉芳澤蘭臨流戲珠浦拾翠游芝田蛾眉衆所妬時俗尚無鹽捐棄蓬蒿中誰來希令顏徘徊歳云暮拂衣聊長歎　王世懋謝病言懷詩曰中年無宦志觸事思解除偶與衆罔諧不為求元珠三事我大夫申申詈其迂感君意良苦賤子倦為儒頑石受銅丸丸轉石自如人生大塊間安得等賢愚

賢者誠自賢高足策天衢愚者誠自愚寂寞終殘軀

高啓行路難詩曰君不見盤中鯉暫失風濤登俎几君不見枝上蜩纔出糞壤凌雲霄推移變化詎可測勿謂明日同今朝出乘高車入大馬半是當年徒步者范叔曾逃客溺餘衛青亦在人笞下悠悠行路莫相欺為雌為雄未可知　許廷慎商隱詩曰無心成避世有迹類遊仙自入煙霞窟悠悠不計年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

人部六十四 言志

言志五 下

原賦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為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硌硌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紘昒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開歲

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軫新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陟九嵕而臨截嶭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陟隴山以逾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奥兮統萬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

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真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　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頊之遠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颻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惟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

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綠惠而被戮栗取弔於由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申重繭以存荆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别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没世而

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　魏曹植元暢賦曰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寳也或有輕爵禄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元暢夫何希世之大人磐天壤而作皇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綴三代之維綱侻余生之偉禄遘九二之嘉祥上同

契於稷禼降合穎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鐫思黄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蘊結而延佇希鵬舉以摶天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逞邁之短脩取全真而保素弘道德而為宇築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為圃耕柔順以為田不媿景而慙魄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　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嵎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

霽而夕陰顧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躍魚於南沼聆鳴鶴於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弦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　劉禎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於路役車低昂愴恨惻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月於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槓林之柔芳曒王粲以矅目榮日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

之煌煌聊且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
瓓瓓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葉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
於東隅掣叛臣乎南荆戢干戈於内庫我馬縶而不行
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漠以無為元道穆
以普將翼儁乂於上列退仄陋於下埸襲初服之蕪薉
託蓬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丁儀
厲志賦曰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駑而才
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而隕残羿首

陽之遺譽憎千駟之餘訕宗舍藏之偉節溥鼎角之自干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鑑登險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閒瞻亢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德厚而祚卑猶不忘於盤桓薫以芬香而自燒兔亦取斃於豪翰援大雅以為戒眺龔勝而自歎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真偽以紛錯穢杯盂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閣恨騾驢之進庭屛騏驥於溝壑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痛三代之見溥

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既没牙輟弦而不作敦三思之彌憤動循牆之滋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悔昨　韋誕叙志賦曰繄鴻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辯乎菽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寤寐以歎息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罔羣士於行職雖固陋之無用猶收録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

憤心夕惕以媿悳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奉朝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如馳徼奇功以佐時徒曠官其何為匪遜讓之足殉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晉夏侯惇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慾以求歡苟抑沈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夫善善信循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迍蹇始潔操以迄今每適道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戰戰以矜慄杜穢

亹而防微斂規節以踐迹冀天鑒之佑誠勤恭肅以端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奄其薄没既白首而無成世務多故吾固甘夫無為名不足以為尚空勞穢以自卑永無事以安神故韋歿之無知

棗據表志賦曰據忝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羣士叙齊登玉階侍日月久矣出為冀州刺史犬馬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言因而賦之曰過承嘉惠擢身泰晨俯躡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凱南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鸞之垂翼因神

蚪之光鱗浮眇末之纖質濟吾身於天津邈盧敖之所涉階多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軌覿汗漫之威神情飄飄而凌雲意髣髴於真人扶摇薄於懸圃增城鬱以嵯峨被羽衣之飛飛握若蕙之芳華蹈糾紛之絕軌攀大椿之疎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思條情戀戀於昊蒼懐聖德之弘施情懆切而內傷慼有莘之媵臣願致主於陶唐　潘尼懐恨賦曰伊疇昔之懐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朔風以理翮冀

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顧之多違奄就羇以服役困吳坂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筴嗟遊處之弗遇奚鬱悒之難任背宇宙之寥廓羅網罟之重深當屏氣以斂迹焉遊豫以娛心傅釋板以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聃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嵩萁理殊塗而同歸雖百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傅咸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廁瓦礫於瓊瑛備東宮之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

羣英鸞翔鳳集羽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光
宣我累厥聲豈伊不愧顧影慙形雖自百於隕越懼恩
隆而命輕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塞賢哲之顯
路而塵損之日滋匪躭榮而忘譖實結戀之有違忍厚
顔於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梁乎
近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實
深雍可南面千載睎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任
求仁在我將反初服畢志訓雅盡烏烏之至情竭歡敬

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之克從永放迹於蓬廬　曹攄述志賦曰慕浮雲以抗操眺箕食之自娛羡首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疏哀夫差之淈惑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沈悴痛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羡接輿之狂歌顧大雅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徹見幾而遂逝比含生而親名道殊塗而同歸要適世而並榮舜拘忤於焚廩孔怵惕於陳匡紛迍蹇之若斯何遺運之可常情怳惚以回迷夢乘雲而飛颺駕麟

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洋洋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永望承聖喆而砥礪奮羽儀而翱翔被蘭皃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之岌岌美吾佩之玲玲悲戚衰之遞處情悠悠以紆結攬萱草以掩淚曾一歡而九咽　陸機遂志賦曰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元蔡邕元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元表雅而微素思元精練而

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虚温敏雅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武定鼎於洛汭胡受罪於汝墳繇嗚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苟天光之所照豈舜族其必陳猒禋祀於故墟饗禴祭於東鄰禰八葉而相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以遠震仰前蹤之緜邈豈孤人之能胄匪世祿之敢懷傷兹堂之不構理

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傅棲巖而神交伊荷鼎以
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
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劒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
並致此同川而偏溺禍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
萬物之運動雖紛糾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
方立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運
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
不渝抱耿介以成名　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

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慼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郊墟遵黄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戚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緜邈而莫覿徒佇立其焉屬慼亡景於存物悅隤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兹情於江介寄痗貌於海曲翫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慜棲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别山念庭樹以悟懷

憶路草以解顏甘菫荼於飴茈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梁元帝玄覽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緌賔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褰帷九水作牧三宮乃旴衡而言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唯地為厚唯王國之粵我皇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于副后踰啓誦而為首旣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即我龜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鱗山之崔嵬傍龍迹而

穹窿將遊目於五湖乃浩覽於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重闕而開都觀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峩峩張素蓋而縈洲嶼馳白馬而赴江滸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脩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堯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黄旗紫蓋域中為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八命而建旟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經釣臺而南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為黄塵之

一丘臨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淒涼試極目乎千里何
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逵交逆
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火耕之田爾乃樹之榛
栗椅桐梓漆三巴黄甘千户朱橘矧高晏於城隅駐五
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緑珠西河王豹東野緜
駒蘭釭夕燃合辟斜天照流風之廻雪映出水之初蓮
奉信珪而入朝驅駿駟而乘軺既總司於戎旅亦兼飾
於豐貂幼墳籍以自娛迄方今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簡

懸鍼倒薤之書擬河獻之留真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雁而兼陳嗟令來而古往聊絶筆於獲麟　又言志賦曰天文既表人文可觀知負扆之未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辟合而珠連有庖羲之八索稱朱襄之五弦聞夏王之鑄鼎重農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亶彌𡚁於棟隆戮封豕於海内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璵璠並來遊於菀囿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

北閣因寘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夙有尚於清静叨再入於鄠郢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遂撫運而登庸謬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衣於未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滿庭誠雖休以勿休賓吉酒之忘憂絕何楊之妙舞廢緜駒之善謳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黄金桊寧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蹈煩桂偃蹇而臨棟石穹窿而架門對灌木之脩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風而自響

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霑衣況登樓而作賦望淮海而思歸 增簡文帝悔賦曰默默不怡恍若有遺四辟無寓三階寡趣月露澄曉風柳悲暮庭鶴雙舞檐鳥獨赴岸林宗之巾憑南郭之几元德之眠聊縈子安之歡時起靜思悔吝鋪究前史弔古傷今驚憂歎把成敗之蹤得失之理莫不關此令終由乎謀始棄夸言於頓丘重前非於邃子蹟夫履車之人豈止一途而已又曰已矣哉波瀾動兮昧前期庸夫蔽兮多自

欺不遠而復幸無嗤建功立德有常基朐馳臆斷多失之前言性行為可師　北周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鍜竈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畆弊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閑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

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别蝸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横數十步榆柳三兩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地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敧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

礙眉坐帳無鶴文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雎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著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試偃息於茂林迺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

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薶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吟幾行魏顆之命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燋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草濫於吹嘘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元武之觀時叅鳳凰之墟觀受釐於宣室賦垂楊於直廬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於三危碎平

途於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蘓武有秋風之别關山則

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絶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

之雪百靈兮倏忽精華兮已晚不惜雁門之踦先念鴻

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𦡱骨於龍門

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隋蕭

皇后述志賦曰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廝蹈煩

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

遵古賢之令範兾福禄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

而昨非嗤黄老之損思信為善之何依慕周姬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質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益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絶筆於獲麟

唐張說虛室賦曰明月窓前古樹檐邊無北堂之尊酒絶南鄰之管絃理涉虛趣心階静緣厭百慮之勞止歸一途之兀然嗟乎巧智首亂禮樂增矯名起異端利成貪兆役二見

之交戰驅五神而雜擾形何費而不衰性何煩而不夭每竭源而追末必志多而獲少心源是幻法本皆空大哉默識守此玄通　韓愈閔已賦曰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

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為誰衆皆舍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静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其焉悲

劉知幾思慎賦曰惟夫明達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强死無為福先無為禍始節其飲

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為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閭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為介胄以忠貞為紉屐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雁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満而辭仕袁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主之立誠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為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　無名氏韋弦賦曰惟器可象惟賢則之佩蘭則殊於楚客象環有慕於宣尼信建物之表

意實善人之所資故知欲不可縱儉以足用徳或可移中以成規識君子之容止見淑人之表儀周旋之中寧假於宮徵内外相制亦合乎塤篪大哉景行剛柔異性緩之於韋用和急之於弦表正既守道而恒佩因履端而不競式彰茂德分意表情禮節既備敬慎孔明參衣冠而振序列簪紱以齊榮猗二子之垂誡與千古之揚名

鄭俞性習相近遠賦曰酌人心之善敗惟性習之所分習者物之遷以動為主性者生之質以静為君運

情有同於鎔鑄通志亦比夫耕耘或定心以純一或逐境而糾紛故定心者若疏源而自得逐境者猶理絲而又棼且物之惑人無窮人之狥物無已近之則歸於正性遠之則滅於天理雖直罔之多端諒御用而由已

李德裕知止賦曰況乎托北阜以為宅就東山而結廬仲樂得於清曠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水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漢之逶迂少室東映於原隰嗚臯西對於林閭其近翫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

木盈於萬株逕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
樂之儵魚徙奇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
澤聳青岑而韜瑜昔有罷侯種瓜逃相灌蔬竊比君子
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導流於清渠放情人世之
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遠墟麏麚
遠而騰倚鳧雁去而相呼酌盈尊以自慰賴鳴琴而不
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遍遊於
名嶽蠡長往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道若存若無李

斯忘於稅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未晚期終老以桑榆　白居易君子不器賦曰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貫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識包權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舍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脩詞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政則庶績咸熙既居家而必達亦在邦而允

蘧彼子貢雖賢惟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標水鏡之資是故非求備者又何足以知之豈如我順乎通塞合乎語默何用不臧何嚮不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圓方如良工之用材隨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虛受内弘道以惟新外濟用而可久鄙斗筲之奚算誚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殊在性情之能否豈不以神為元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

虛其心則用當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道俱時或用之必開臧武之智道不行也則守寗子之愚至乎哉冥心在我無可而無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小知顧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焉取斯　浩虛舟行不由徑賦曰且遵道如砥持心若弦信無私以白首將抱直以窮年顏生附郭之田有時窺矣謝氏登山之屐無所用焉既而披蔓草之荒

凉見遊人之邐迤方檢身於邪正寧繫懐於遠邇楊朱悲道喪事亦如斯阮籍哭途窮意殊若此當舉直以錯枉兾風行而草靡苟非賢智之為心孰能如是　元吳萊定命賦曰託松柏之幽蔭兮招鹿麋而與儔俯環堵之湫隘兮猶采椽之彫鏤駕柴車之樸素兮亦炫燿其華輀等羮藜乎粱肉兮齊衣敝於貂裘窮匪通其不鄙兮賤無貴以何羞嗤予音之寡和兮謷汝器之無不周斯視聽之既慊兮曾不遇曠與婁麒麟出而野死兮鳴

鸞鳳之啾啾𦕈定分之有在兮肯他岐之徃謀　明薛瑄自修賦曰皇降予以衆美兮實清明而粹全胡賦質之不猶兮乃蔽昧而強孱自有識而發憤兮窺前修之閫閾誦古訓之數數兮服至理之拳拳雖苦心而極力兮猶未從容乎矩步忽内怛而自修兮吾知其故善既復而或失兮怠與敬其交騖心暫開而或蔽兮理與學其紛互此實進退之機兮肇千里於跬步苟淩撑之不勇兮將邪羸而正負蓋必於敬於理而保持兮於怠於

欲其屛去既經心以自明兮復誦言以自固庶成性之存存兮全上天之所賦　王廷相靖志賦曰余幼嘉此遠遊兮效羽儀於閶闔既反志而静觀兮渺虚無之靡泊嗅文籍之靈華兮心固結以如石揭大猷以振世兮闡鴻龎之未闢仰周孔之遺則兮希聞韶於千載力迍邅而弗及兮徒蠢心而測海　又悼時賦曰豈貪生之常流兮迷異道而誣世諸有求而莫獲兮反予聰而大覯予茍不畔於道渠兮行窮困而志完矧沈冥為真詮

兮終解脫乎憂患要時命之可俟兮胡悒悒以長歎
袁褏閔俗賦曰閔世俗之謠詠獨修姱以練要懲遺烈
以旌植飾鞿羈於中道秉幼清於初服固周容者之所
誚昔姬旦之申豯列如石以矢辭披騷經以繹趣謂追
曲其淪胥紛儀一而心結耿詠贊於曹詩諒軌韄之弗
渝又焉能遠夫毀咎戒皝坯之戾緩和脣吻而弗狃考
聖哲之所藏寧孤抗以寡偶彼蘭葹之昭質兮挺幽谷
而彌芳覽珪璋及筳篿豈改錯其圓方苟呪呰以慆慢

恥志壘其弗章保厥美而委順庶旁燭於無疆　又思歸賦曰余既不能狥華以苟禄兮又焉能棲棲於此邦孔接淅以違齊兮軻濡滯而出晝欽疏傅之炳幾兮脫桎梏於組綬梁歌噫以竄稽兮梅挂冠以遯吳仲樂志於園數兮張興思於蓴鱸鴻冥冥於寥廓超繳繒而遠徂非斯人其誰與歸兮永逍遥於江湖　李好文感志賦曰余非眛而至愚誠有徵乎前哲聞耕獲於道德兮内懷寶以自珍豈畎畝之足樂兮聊閭漠而無聞昔樊

須之請稼兮廼獲諧於聖人摯冥冥其鴻飛兮猶釋未
乎有莘溺耦沮之不反兮又奚足與爲羣悲此志之未
伸兮秉經德之不回心飛揚而披離兮曷日夜而疚懷
沈愷景初賦曰反白雲之故廬兮寄崖谷以自怡神
龍吻其潛淵兮恒日月其抒思銜六藝之珍駕兮遊道
德之平陸上何微之弗彰兮下何隱之弗燭紹斯文之
末裔兮振浮靡之薄俗敢修辭以耀世兮將以窮天地
之奥閫仰上古之羲皇兮復夢寐而索之惟此心之用

昭兮曠異世而見知乃養恬以頤年兮窈連娟而委蛇物靡晦而弗昭兮度有常而不虧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必涉遠而凄其

周沛遂初賦曰竊予生之不辰兮性闇昧以憒潰遵軌度以託處兮猶遑遑焉其競逐嗟先民之既逝兮世貿貿而罔極彼蘧篨之眇小兮紛盛麗以無斁稽堯舜之勲華咎夔輔而稷契揚媿君臣之胥慶下及於有商尹負鼎以醜夏虺矢誥以釋湯君聖賢以六七作咸能覩乎往古旦奭開周以八百猶繼之

以申甫繫叔季之雲擾益腈韋而葺闈雖誼辟之代興憫忠良之罔察肇皇祖之啓運兮滌腥塵而廓寰宇累八葉之重光兮俊乂登而禮樂起海内外之向風兮抱一藝而靡遺獨余渺之敬罔兮曷偃蹇而無為詎予行之未修兮抑帝降之莫違彼華室以𢠵幪兮予搆泉石之敝廬服軒冕以赫奕兮有衣裳之在笥錯珍羞以列鼎兮媿彈鋏而無魚既飽食以自適兮庸馳心於外慕采西山之薇蕨兮又奚計夫旦暮　陳羽摅臆賦曰予

幼好此奇服兮羌潔清以自修佩明月之寶珠兮披翠雲之綺裘闔閭開而顯通兮淩雲霓而上征叩天閽以自獻兮皇既錫以榮名世方喜通而醜直兮竟鑿枘其圓方寧擯逐以遐鶩兮理召杜之遺疆既滋甘棠之百畝兮又樹之以桃李世既莫吾知兮傷蛾眉其見嫉蒙羞忍詬蒲伏轅下兮甘株守以留滯亦既遭乎家難兮遂屛居乎堊室幸寶運之中天兮二八蹌蹌而在庭思一命以自效兮期不負乎平生夫豈無箕潁之心兮諶

不忍其陸沈惟予悻直以自遂兮乃逢怒而招尤荃不
鑑予之貞誠兮志不售而見仇羣賢騂騂以彙征兮予
獨胡為乎此行信前魚之可泣兮抑積薪之見淩臨廣
路而鬱陶兮惟以思夫美人揚雄執戟忽已疲兮更生
十年而不遷予既不及古之人兮又何咎乎時賢命有
所制兮時有所窮物極必反兮庶幾追前修之逸駕亂
曰窮冬飛雪遠帝京兮心旌摇曳指鄞城兮層冰峨峨
平沙千里兮瞻戀魏闕蹇不可已兮邅迴脩塗有懷曷

吐兮白雲在天遠隅吾土兮抑鬱侘傺心遥思兮離家去鄉曷適時兮攄誠作誦聊以自慰兮開春發歳忽乎時其暨兮

原書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隷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事一不當

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功亦足暴於天下矣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

能自列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

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禄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横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恱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産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

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鼔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禄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下流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無恙塗路雖

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琴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娱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

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遨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　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曹植與吳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淩波於前笳簫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

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吳質答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

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流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為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為異物　又答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彩之巨

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迤邐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檽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頴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胷襟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

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紱朝夕侍坐鑚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

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與從弟書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大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為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受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劉琨荅盧諶書曰省書及詩備辛酸之苦

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譸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一丸銷之爾夫才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

天下共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習鑿齒與桓泌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

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勴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行乎　齊謝朓與王儉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閎景山壑凌氣風霞次則投緡舍築鬱為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兹以降參差萬緒或迹著明

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褰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節偉長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爽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絕景狥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暖然揣而論之實山河之不肖者也　梁蕭文帝荅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養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

遑無忘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全軀具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束高門之地徒重玉饌羅前黄金在握呢訾栗斯容與自憙亦復言軒羲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王僧孺與何炯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懐恨悵且或吟謡況歧路之日將離嚴綱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别珍重弟愛同郭李浮浮承睫吾猶抗手分

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廹於飢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壁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卧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握十萬而横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為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撿僃聃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騄之

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遥力躓司隸懔懔思得應弦

譬懸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

鑽皮文非次骨猶復因兹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

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紓好生之

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奉高蓋士

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外無奔走之

友内乏彊近之親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櫱一朝捐棄

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

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廹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鋪草色風摇樹影寒蟲夕吟含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黄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唯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爾　又荅江琰書曰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函伸紙朗若披雲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倫譬享海鳥以醇醪嘉膳

栖林犺以崇極曾拱苟非其實立有驚怖況復以一離
訢棄賓實潅然豈復能使一笥可輕八廚斯引且登清
漢乍棄黄汙望影析支爭塗再楫其或蹲林卧石籍卉
班荆不過田畯野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嗚嗚相勞羙
蔡舍糗果然滿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
賢之德作頌整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況
復詠高梧而賦脩竹背清淮而遊長苑留東閣以從容
登石室而高視豈與夫身没名隕同年而共毀譽哉

增北周蕭大圜言志書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羣言不髙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絶人間南山之南超逾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搆環堵於幽薄

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畊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氾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録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賾歌纂纂唱烏烏可以虞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

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屣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首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恥之 唐韓愈上鄭相公書曰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荅效日夜思慮以為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茍且求容恱故於事未嘗敢疑或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曰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

耘蔗蓺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雞豚黄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俯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為巧不必與夫悠悠闇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隣閒犬聲望煙火

便知息身之有地也　又荅刺史杜松之書曰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踈體放抑有由焉兼棄俗遺名為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携琴惟以煙霞自怡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惟憂情盡惟天席地友月

朋風新年則柏葉為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内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攜壺直與同志者為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明王廷陳寄余子書曰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之逝而汚其富

唐寅與文徵仲書曰亦將隱括舊聞總統百事叙述十經翱翔蘊奥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没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自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為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　徐禎卿荅獻吉書曰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

增誌梁劉峻山棲志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

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辟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恍其所恍予每思濯清瀨息椒邱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邪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有

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

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

苞緑裹搖白帶抽紫莖橚矗㭊尊稍風鳴籟垂柯簷户

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

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

華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歳始年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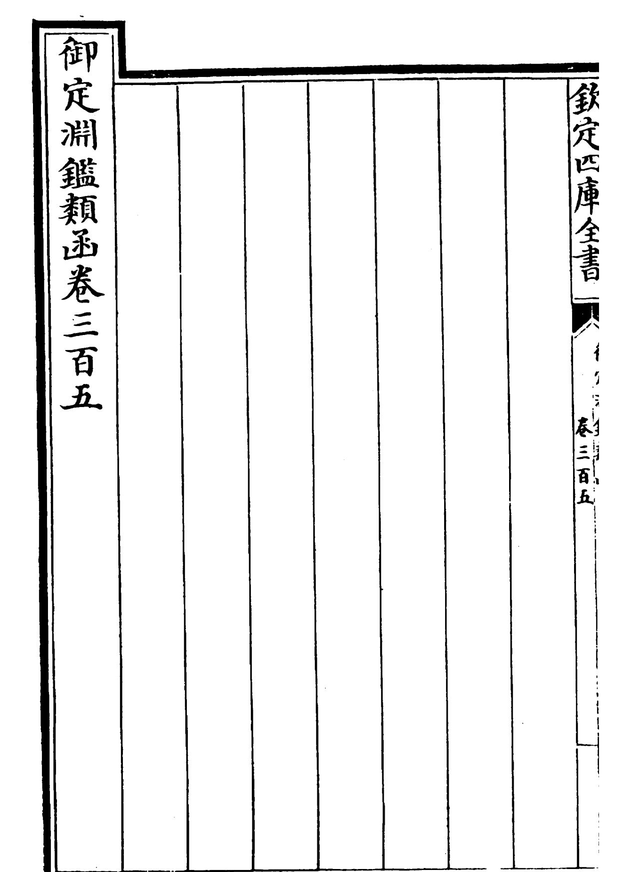
農隙時閒濁醪初孰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

至班荆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嚾呶忽論箱庾

高談穀稼不求於世不迕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宋羅大經山居誌曰唐子西云山静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予家深山之中當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

供麥飯歡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晌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緑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映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絕妙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增表魏曹植求自試表曰騏驥長鳴伯樂照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五